南史/卷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六 ◄

南史
卷十七
列傳第七

► 卷十八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史書》

劉敬宣 劉懷肅 劉粹 孫處 蒯恩 向靖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胡藩 劉康祖

劉敬宣

刘敬宣，字万寿，彭城人也。父牢之，晋镇北将军。敬宣八岁丧母，昼夜号泣，中表异之。辅国将军桓序镇芜湖，牢之参序军事。四月八日，敬宣见众人灌佛，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像，因悲泣不自胜。序谓牢之曰："卿此儿非唯家之孝子，必为国之忠臣。"

起家王恭前軍參軍，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。隆安二年，王恭起兵京口，以誅司馬尚之為名，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。恭以豪戚自居，甚相陵忽，牢之心不能平。及恭此舉，使牢之為前鋒，牢之遣敬宣襲恭，敗之。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。

三年，孫恩為亂，牢之自表東討，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。吳賊畏馬，又懼首尾受敵，遂大敗之，進平會稽。遷後軍從事中郎。

宋武帝既累破祅賊，功名日盛，敬宣深相憑結。元顯進號驃騎，敬宣仍隨府轉。元顯驕肆，群下化之，敬宣每預宴會，調戲無所酬答，元顯甚不悅。

元興元年，牢之南討桓玄，元顯為征討大都督，日夜昏酣。牢之以道子昏闇，元顯淫凶，慮平玄之日，亂政方始；會玄遣信說牢之，牢之欲假手于玄誅執政，然後乘玄之隙，可以得志天下。將許玄降。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，則難圖。牢之怒曰：「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復手，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？」遣敬宣為任。

玄既得志，害元顯，廢道子，以牢之為會稽太守。牢之與敬宣謀襲玄，期以明旦。爾日大霧，府門晚開，日旰，敬宣不至。牢之謂謀泄，欲奔廣陵，而敬宣還京口迎家。牢之謂已為玄禽，乃縊而死。敬宣奔喪，哭畢，就司馬休之、高雅之等俱奔洛陽，往來長安，求救于姚興，後奔慕容德。

敬宣素明天文，知必有興復晉室者。尋夢丸土服之，覺而喜曰：「丸者，桓也，桓吞，吾當復本土乎。」乃結青州大姓諸崔、封謀滅德，推休之為主。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，高雅之又要軌，謀泄，乃相與殺軌而去。會宋武帝平京口，手書召敬宣，即馳還，襲封武岡縣男，後拜江州刺史。

劉毅之少，人或以雄桀許之。敬宣曰：「此人外寬內忌，自伐而尚人，若一旦遭逢，當以陵上取禍。」毅聞深恨。及在江陵，知敬宣還，尋知為江州，大駭惋。敬宣愈不自安。安帝反正，自表求解。武帝恩款周洽，所賜莫與為比。敬宣女嫁，賜錢三百萬，雜彩千匹。

帝方大相寵任，欲令立功。義熙三年，表遣敬宣伐蜀。博士周祇諫，以為「道遠運漕難繼，毛修之家雠不雪，不應以得死為恨。劉敬宣蒙生存之恩，亦宜性命仰答。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，忘國家之重計，愚情竊所未安」。不從。假敬宣節，監征蜀諸軍事。敬宣至黃武，去成都五百里，食盡，遇疾疫而還。為有司奏免官。

五年，武帝伐慕容超，除中軍諮議參軍，與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，進圍廣固，屢獻規略。盧循逼建鄴，敬宣分領鮮卑獸斑突騎，置陣甚整。循走，仍從南討，為左衛將軍。敬宣寬厚，善待士，多伎藝，弓馬音律，無事不善。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，少所交納，與敬宣遇便盡禮。或問混：「卿未嘗輕交，而傾蓋劉壽，何也？」混曰：「孔文舉禮太史子義，天下豈有非之邪。」

初，敬宣蜀還，劉毅欲以重法繩之。武帝既相任待，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。毅

雖止，猶謂武帝曰：「平生之舊，豈可孤信？光武悔之于龐萌，曹公失之于孟卓。宜深慎之。」毅出為荊州，謂敬宣曰：「欲屈卿為長史、南蠻，豈有見輔意乎？」敬宣懼禍，以告武帝。帝笑曰：「但令老兄平安，必無過慮。」後領冀州刺史。

時帝西討劉毅，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，貽敬宣書曰：「盤龍狼戾專恣，自取夷滅。異端將盡，世路方夷，富貴之事，相與共之。」敬宣報曰：「下官常懼福過災生，實思避盈居損。富貴之旨，非所敢當。」便以長人書呈，帝謂王誕曰：「阿壽故為不負我。」

十一年，進號右軍將軍。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。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，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、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。道賜自號齊王，規據廣固，舉兵應休之。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，文武佐吏即討道賜、道秀、猛子斬之。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，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，墜敬宣食盤上，長三尺五寸，已經人著，耳鼻間並欲壞，頃之而敗。喪至，武帝臨哭甚哀。子光祖嗣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劉懷肅

劉懷肅，彭城人，宋武帝從母兄也。家世貧窶，而躬耕好學。仕晉為費令。及聞武帝起義，棄縣來奔。

義熙元年，為輔國將軍、淮南曆陽二郡太守。二年，又領劉毅撫軍司馬，以建義功，封東興縣侯。其冬，桓石綏、司馬國璠、陳襲於胡桃山聚眾為寇，懷肅討破之。江、淮間群蠻及桓氏餘黨為亂，懷肅自請討之，及行失旨，毅上表免懷肅官。三年卒，追贈左將軍。無子，弟懷慎以子蔚祖嗣，位江夏內史。

蔚祖卒，子道存嗣，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。孝武伐元凶，道存出奔義軍，元凶乃殺其母以徇。景和中，為義恭太宰從事中郎。義恭敗，以黨與下獄死。

懷肅次弟懷敬，澀訥無才能。初，武帝產而皇妣殂，孝皇帝貧薄，無由得乳人，議欲不舉，帝從母生懷敬，未期，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。帝以舊恩，懷敬累見寵授，至會稽太守。時以為速，武帝曰：「亡姨于我恩重，此何可忘？」曆尚書，金紫光祿大夫。

懷敬子真道為錢唐令，元嘉十三年，東土饑，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，演之

表真道及余杭令劉道錫有美政。上嘉之，各賜穀千斛，以真道為步兵校尉。

十四年，出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十八年，氐帥楊難當侵寇漢中，真道討破之，而難當寇盜猶不已，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，受真道節度。十九年，方明至武興，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，大致克捷，以真道為建威將軍、雍州刺史，方明輔國將軍、梁南秦二州刺史。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，可贈給事中，賜錢十萬。道盛注古文尚書行于世。真道、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，又藏難當善馬，下獄死。懷敬弟懷慎，少謹慎質直。從宋武帝征討，位徐州刺史。為政嚴猛，境內震肅。以平廣固、盧循功，封南城縣男。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以為中領軍、征虜將軍，宿衛輦轂。坐府內相殺免官。雖名位轉優，而恭恪愈至。每所之造，位任不踰己者，皆束帶門外下車，其謹退類如此。

永初元年，以佐命功，進爵為侯，位五兵尚書，加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。景平元年，遷護軍將軍。祿賜班於宗族，家無餘財，卒謚肅侯。

子德願嗣。大明初，為遊擊將軍，領石頭戍事。坐受賈客韓佛智貨，下獄奪爵。後為秦郡太守。德願性粗率，為孝武狎侮。上寵姬殷貴妃薨，葬畢，數與群臣至殷墓。謂德願曰：「卿哭貴妃若悲，當加厚賞。」德願應聲便號慟，撫膺擗踴，涕泗交流。上甚悅，以為豫州刺史。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，志亦嗚咽。他日有問志：「卿那得此副急淚？」志時新喪愛姬，答曰：「我爾日自哭亡妾耳。」志滑稽，善為諧謔，上亦愛狎之。

德願善御車，嘗立兩柱，使其中劣通車軸，乃于百餘步上振轡長驅，未至數尺，打牛奔從柱間直過，其精如此。孝武聞其能，為之乘畫輪車，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。德願岸著籠冠，短朱衣，執轡進止，甚有容狀。永光中，為廷尉，與柳元景厚善。元景敗，下獄誅。

懷慎庶長子榮祖，少好騎射，為武帝所知。及盧循攻逼，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，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。榮祖不勝憤怒，冒禁射之，所中應弦而倒，帝益奇焉。以戰功，參太尉軍事，從討司馬休之。彭城內史徐逵之敗沒，諸將意沮，榮祖請戰愈厲，上乃解所著鎧授之。榮祖陷陣，身被數創。及帝北伐，轉鎮西中兵參軍。水軍入河，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。帝大饗戰士，謂榮祖曰：「卿以寡克眾，攻無堅城，雖古名將何以過此。」永初中，為輔國將軍。追論半城功，賜爵都鄉侯。榮祖為人輕財貴義，善撫將士；然性褊，頗失士君子心。卒於官。

懷慎弟懷默，江夏內史。子孫登，武陵內史。孫登子亮，少工刀楯，以軍功封順陽縣侯，曆梁、益二州刺史。在任廉儉，所得公祿，悉以還官，宋明帝下詔褒美。亮在梁州忽服食，欲致長生，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，藥成，服之而卒。及就斂，屍弱如生。諡曰剛侯。

孫登弟道隆，前廢帝景和中，位右衛將軍，封永昌縣侯，委以腹心之任。泰始初，又為明帝盡力，遷左衛將軍、中護軍。賜死，事在建安王休仁傳。

劉粹

劉粹字道沖，沛郡蕭人也。家在京口。初為州從事，從宋武帝平建鄴，征廣固，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。累遷中軍諮議參軍。盧循之逼，京口任重，文帝時年四歲，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。後為江夏相。

族兄毅貳于武帝，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。帝將謀毅，眾並疑粹在夏口，帝愈信之。及大軍至，竭其誠力。事平，封灄陽縣男。永初元年，以佐命功，改封建安縣侯。文帝即位，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元嘉三年，討謝晦。初，晦與粹善，以粹子曠之為參軍，至是帝甚疑之。王弘曰：「粹無私，必無憂也。」及受命南討，一無所顧。文帝以此嘉之。晦亦不害曠之，遣還。粹尋卒，曠之嗣。

弟 道濟

粹弟道濟，位益州刺史，任長史費謙等聚斂，傷政害人。初，晉末有司馬飛龍者，自稱晉宗室，走仇池。元嘉九年，聞道濟綏撫失和，遂自仇池入綿竹為亂，道濟遣軍討斬之。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氐奴、梁顯為參軍督護，費謙固執不與；遠方商人至者，謙又抑之。商旅呼嗟，百姓咸欲為亂，氐奴等因聚黨為盜，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。蜀土僑舊翕然並反，奉道人程道養，言是飛龍。道養，枹罕人也。趙廣改名為龍興，號為蜀王、車騎大將軍、益梁二州牧，建號泰始元年，備置百官，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、長沙王，鎮涪城。廣自號鎮軍將軍，帛氐奴為征虜將軍，梁顯為鎮北將軍，奉道養圍成都。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。

十年正月，賊復大至，攻逼成都，道濟卒，方明等共埋屍於後齋，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為教。酬答簽疏，不異常日，雖母妻不知也。二月，道養升壇郊天，方就柴燎，方明擊，大敗之。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眾援成都，廣等屯據廣漢，分守郫川。籍之與方明攻郫，克之。方明禽偽驃騎將軍司馬龍伸，斬之。龍伸即道助也。涪、蜀皆平。

俄而張尋攻破陰平，復與道養合，逃於鄏山，其餘群賊出為盜不絕。文帝遣甯朔將軍蕭汪之討之。十四年，餘党乃平，遷趙廣、張尋等於建鄴。十六年，廣、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，伏誅。

粹族弟損字子騫，衛將軍毅從父弟也。父鎮之字仲德，以毅貴顯，閒居京口，未嘗應召。常謂毅，「汝必破我家」。毅甚畏憚，每還京口，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。以左光祿大夫征，不就，卒於家。損元嘉中為吳郡太守，至昌門，便入太伯廟。時廟室頹毀，垣牆不修，損愴然曰：「清塵尚可髣佛，衡宇一何摧頹！」即令修葺。卒，贈太常。

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，少而貧薄，及長，歷位尚書左丞，少府，武陵太守，貧窶尤甚。常在家慨然，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，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。伯龍歎曰：「貧窮固有命，乃復為鬼所笑也。」遂止。

孫處

孫處字季高，會稽永興人也。籍注字，故以字行。少任氣，武帝征孫恩，季高樂從。及平建鄴，封新夷縣五等侯。盧循之難，武帝謂季高曰：「此賊行破，非卿不能破其窟穴。」即遣季高泛海襲番禺，拔之。循父嘏、長史孫建之、司馬虞尪夫等輕舟奔始興，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。循于左裏走還襲廣州，季高破走之。義熙七年，季高卒，追贈南海太守，封候官縣侯。九年，武帝表贈交州刺史。

蒯恩

蒯恩字道恩，蘭陵承人也。武帝征孫恩，縣差恩伐馬芻，常負大束，兼倍餘人。每舍芻於地，歎曰：「大丈夫彎弓三石，奈何充馬士。」武帝聞之，即給器仗。自征祅賊，常為先登，膽力過人，甚見愛信。于婁縣戰，箭中右目。平京城，定建鄴，以軍功封都鄉侯。從伐廣固，破盧循，隨劉藩追斬徐道覆，與王鎮惡襲江陵，隨朱齡石伐蜀，又從伐

司馬休之。自從征討，凡百餘戰，身被重創。武帝錄其前後功，封新寧縣男。

武帝北伐，留恩侍衛世子，命朝士與之交。恩益自謙損，與人語常呼官位，自稱鄙人，撫士卒甚有恩紀。世子開府，再遷為司馬。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，沒于赫連勃勃。傳國至孫，無子，國除。

向靖

向靖字奉仁，小字彌，河內山陽人也。名與武帝祖諱同，故以小字行。彌與武帝有舊，從平京城，參建武軍事，進平建鄴，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。又從征廣固，討盧循，所在著績，封安南縣男。武帝西伐司馬休之，征關中，並見任使。及帝受命，以佐命功，封曲江縣侯，位太子左衛率，加散騎常侍。卒於官。彌立身儉約，不營室宇，無園田商貨之業，時人稱之。

子植嗣，多過失，不受母訓，奪爵。更以植次弟楨紹封，又坐殺人，國除。

楨弟柳字玄季，有學義才能，立身方雅。太尉袁淑、司空徐湛之、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。及竣貴，柳猶以素情自許，不推先之。順陽范璩誡柳曰：「名位不同，禮有異數，卿何得作曩時意邪？」柳曰：「我與士遜心期久矣，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。」及柳為南康郡，涉義宣事敗，系建康獄。屢密請竣，

求相申救。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，竟不助之。柳遂伏法。璩字伯玉，平北將軍汪曾孫也，位淮南太守。

劉鍾

劉鍾字世之，彭城人也。少孤，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，常慷慨於貧賤。從宋武帝征伐，盡其心力。及義旗建，帝板鍾為郡主簿，曰：「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，並可依劉主簿。」於是立義隊，連戰皆捷。及桓謙屯於東陵，卞範之屯覆舟山西，武帝疑賊有伏兵，顧左右，政見鍾，謂曰：「此山下當有伏兵，卿可往探之。」鍾馳進，果有伏兵，一時奔走。後除南齊國內史，封安丘縣五等侯。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，帝厚加資給。

從征廣固，孟龍符於陣陷沒，鍾直入取其屍而反。盧循逼建鄴，鍾拒柵，身被重創，賊

不得入。循南走，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，斬之。

後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，去成都二百里，鍾于時腳疾，齡石乃詣鍾，謀且欲養銳息兵，以伺其隙。鍾曰：「不然，前揚言大眾向內水，譙道福不敢舍涪城，今重軍卒至，出其不意，蜀人已破膽矣。賊今阻兵守險，是其懼不敢戰，非能持久也。因其兇懼攻之，其勢必克；若緩兵，彼將知人虛實，當為蜀子虜耳。」齡石從之，明日，陷其二城，徑平成都。以廣固功，封永新縣男。

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鍾居守。累遷右衛將軍。元熙元年卒。傳國至孫，齊受禪，國除。

虞丘進

虞丘進字豫之，東海郯人也。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，封關內侯。後從宋武帝征孫恩，頻戰有功。從定建鄴，除燕國內史，封龍川縣五等侯。

及盧循逼都，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，進廷議不可，面折昶等，武帝甚嘉之。除鄱陽太守。後隨劉藩斬徐道覆。義熙九年，以前後功，封望蔡縣男。永初二年，累遷太子右衛率。卒，追論討司馬休之功，進爵為子。傳國至曾孫，齊受禪，國除。

孟懷玉

孟懷玉，平昌安丘人也，世居京口。宋武帝東伐孫恩，以為建武司馬。豫義旗，從平京口，定建鄴，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。盧循逼都，以戰功為中軍諮議參軍。循平，封陽豐縣男，位江州刺史、南中郎將。卒官。無子，國除。

懷玉弟龍符，驍果有膽氣，早為武帝所知，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。從伐廣固，以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、廣川太守。乘勝追奔，被圍見害，追贈青州刺史，封臨沅縣男。

胡藩

胡藩字道序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少孤，居喪以毀聞。太守韓伯見之，謂藩叔尚書少廣曰：「卿此侄當以義烈成名。」州府辟不就，須二弟冠婚畢，乃參郗恢征虜軍事。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，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。藩過江陵省企生，因說仲堪曰：「桓玄意趣不

常，節下崇待太過，非將來計也。」仲堪不悅。藩退謂企生曰：「倒戈授人，必至大禍，不早去，後悔無及。」後玄自夏口襲仲堪，藩參玄後軍軍事。仲堪敗，企生果以附從及禍。

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。宋武帝起兵，玄戰敗將出奔，藩扣馬曰：「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，皆是義故西人，一旦舍此，欲歸可復得乎？」玄直以鞭指天而已。於是奔散相失，追及玄於蕪湖。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：「卿州故為多士，今復見王修。」桑落之敗，藩艦被燒，並鎧入水，潛行三十許步，方得登岸。乃還家。

武帝素聞藩直言于殷氏，又為玄盡節，召參鎮軍軍事。從征慕容超，超軍屯聚臨朐。藩言于武帝曰：「賊屯軍城外，留守必寡，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，此韓信所以克趙也。」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，即克其城。賊見城陷，一時奔走，還保廣固。圍之，將拔之夜，忽有鳥大如鵝，蒼黑色，飛入帝帳裏，眾以為不祥。藩賀曰：「蒼黑者，胡虜色。胡虜歸我，大吉之祥。」明旦攻城，陷之。從討盧循于左裏，頻戰有功，封吳平縣五等子。

尋除鄱陽太守，從伐劉毅。初，毅當之荊州，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。去都數十里，不過拜闕。帝出倪塘會毅，藩請殺之，乃謂帝曰：「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？」帝曰：「卿謂何如？「對曰：「夫豁達大度，功高天下，連百萬之眾，允天人之望，毅固以此服公。至於涉獵記傳，一詠一談，自許以雄豪，加以誇伐，搢紳白麵之士，輻湊而歸，此毅不肯為公下也。」帝曰：「吾與毅俱有克復功，其過未彰，不可自相圖。」至是謂藩曰：「昔從卿倪塘之謀，無今舉也。」

又從征司馬休之，復為參軍。徐逵之敗沒，帝怒，即日於馬頭岸度江。江津岸壁立數丈，休之臨岸置陣，無由可登。帝呼藩令上，藩有疑色。帝怒，命左右錄來，欲斬之。藩不受命，顧曰：「寧前死耳。」以刀頭穿岸，劣容腳指徑上，隨之者稍多。及登，殊死戰，敗之。

從伐關中，參太尉軍事，統別軍至河東。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，魏軍牽得此艦。藩氣憤，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。魏騎五六百，見藩來並笑之。藩素善射，登岸射之，應弦而倒者十許人。魏軍皆退，悉收所失而反。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，魏騎數萬合圍，藩及超石不盈五千，力戰，大破之。武帝還彭城，參相國軍事。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，封陽山縣男。元嘉中，位太子左衛率。卒，謚曰壯侯。子隆世嗣。

藩諸子多不遵法度，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，文帝以藩功臣，不欲顯其事，使江州以他事殺之。十六子誕世，十七子茂世，後欲奉庶人義康，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。

劉康祖

劉康祖，彭城呂人也，世居京口。父虔之，輕財好施，位江夏相。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，宗之子軌襲殺虔之，追贈梁、秦二州刺史，封新康縣男。

康祖便弓馬，膂力絕人，以浮蕩蒲酒為事。每犯法為郡縣所錄，輒越屋踰牆，莫之能禽。夜入人家，為有司所圍，突圍去，並莫敢追，因夜還京口，半夕便至。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，俄而建康移書錄之，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，遂得無恙。前後屢被糾劾，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。後襲封拜員外郎，再坐蒲戲免官。孝武為豫州刺史，鎮曆陽，以康祖為征虜中兵參軍。既被委任，折節自修。曆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，魏太武帝親率大眾攻圍汝南，文帝遣諸軍救援，康祖總統為前驅。次新蔡，攻破魏軍，去懸瓠四十里。太武燒營而還。轉左軍將軍。文帝欲大舉北侵，康祖以歲月已晚，請待明年。上不許。其年秋，蕭斌、王玄謨、沈慶之等入河，康祖率豫州軍出許、洛。玄謨等敗歸，南平王鑠在壽陽，上慮為魏所圍，召康祖速反。康祖回軍，未至壽陽數十里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眾八萬騎，與康祖相及于尉武。康祖有八千人，乃結車營而進。魏軍四面來攻，眾分為三，且休且戰。康祖率厲將士，無不一當百，魏軍死者太半，流血沒踝。矢中頭而死，於是大敗，舉營淪覆，免者裁數十人。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，面如生。贈益州刺史，謚曰壯。

康祖伯父簡之，有志幹，為宋武帝所知。帝將謀興復，收集才力之士，嘗再造簡之，會有客。簡之悟其意，謂虔之曰：「劉下邳再來，必當有意。既不得語，汝可試往見之。」及虔之至，武帝已克京口。虔之即投義。簡之聞之，殺耕牛，會眾以赴之。位太尉諮議參軍。簡之弟謙之，好學，撰晉紀二十卷，位廣州刺史，太中大夫。

簡之子道產，初為無錫令，襲爵晉安縣五等侯。元嘉三年，累遷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在州有惠化。後為雍州刺史、領甯蠻校尉，加都督，兼襄陽太守。善於臨職，在雍部政績尤著，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，百姓樂業，由此有襄陽樂歌，自道產始也。卒於官，謚曰襄侯。道產澤被西土，及喪還，諸蠻皆備縗絰號哭，追送至於沔口。

長子延孫，孝武初，位侍中，封東昌縣侯，累遷尚書右僕射。大明元年，除金紫光祿大夫，領太子詹事。又出為南徐州刺史。先是，武帝遺詔：京口要地，去都密邇，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。劉氏之居彭城者，分為三里，帝室居綏輿裏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裏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裏。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，雖同出楚元王，由來不序昭穆。延孫于帝室本非同宗，不應有此授。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，上深相畏忌，不欲使居京口，遷之廣陵。廣陵與京口對岸，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，故以南徐州授延孫，而與之合族，使諸王序親。

三年，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征，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。及至，誕已閉城自守，乃還。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，延孫斬公泰，送首建鄴，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。

五年，詔延孫曰：「舊京樹親，由來常准。今此防久弭，當以還授小兒。」乃征延孫為侍中、尚書左僕射，領護軍。延孫病，不任拜赴。卒，贈司徒，給班劍二十人。有司奏謚忠穆，詔改為文穆。子質嗣。

【史評】

論曰：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，義分早合，雖興復之始，事隔逢迎，而深期久要，未之或爽。隆赫之任，遂止於人存，飾終之數，無聞於身後。恩禮之有厚薄，將別有以乎？劉懷肅、劉懷慎、劉粹、孫處、蒯恩、向靖、劉鍾、虞丘進、孟懷玉、孟龍符、胡藩等，或階緣恩舊，一其心力，或攀附風雲，奮其鱗羽，咸能振拔塵滓，自致封侯。詩云：「無德不報」，其言信矣。康祖門奉興王，早裂封壤，受委疆埸，赴蹈為期。道產樹績漢南，歷年踰十，遺風餘烈，有足稱焉。覽其行事，可謂異跡均美。延孫隆名盛寵，擇而後授，遂以腹心之托，自致宗臣之重，亦其遇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